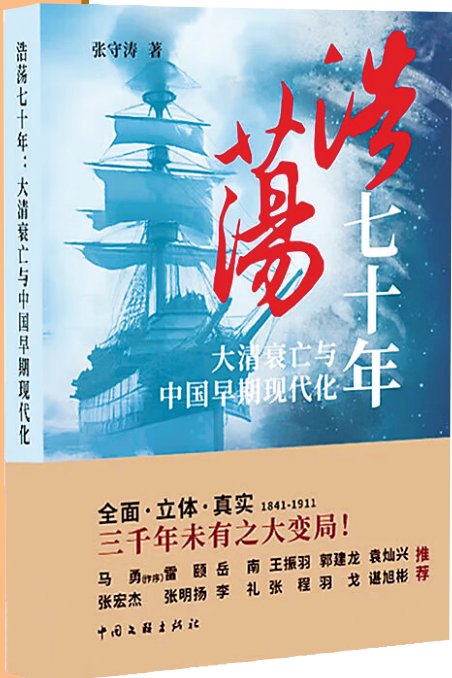


《浩荡七十年》的启示

■徐昭武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12年清王朝覆灭，这段时期被人们称之为晚清时期。这70年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动荡。提起晚清，人们常常在屈辱、悲痛中指责统治者的保守、腐朽。而张守涛先生的《浩荡七十年》一书，从中国现代化早期进程这一视角，看中国知识人的觉醒、奋起和探索，让我们看到了清王朝的衰亡和中国现代化早期的沧桑和荣光，看到了国人那70年间的奋发图强和艰难前进。全文洋洋洒洒46万余字，语言生动、内容详实，令人读起来欲罢不能。

全书分三个部分娓娓道来：中国早期现代化第一波浪潮：衰世、自强，中国早期现代化第二波浪潮：变法、进化，中国早期现代化第三波浪潮：现代、新生。此书以人物为脉络，诸多鲜活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史料翔实可靠，叙述丰富细腻，给读者带来多方面的启示。

首先，启示了教育与启蒙的重要性。晚清时期，维新派人士不仅学习西方的器物，还学习西方的文化、制度，创办了大量报刊、学会、新式学堂，传播了科学、民主等新思想，催生了启蒙思潮。这种教育和思想启蒙对于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实，所谓的“康乾盛世”是“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正如钱穆所说：“实际上，自乾隆末年以后，社会状况已极坏，就是外国人不来，中国内部的腐败也会逐渐暴露出来。”清王朝拒绝打开国门，更是错失良机。而戊戌变法拉开了中国思想启蒙的大幕，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这次探索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是重大的，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曲折，还证明了改良式道路是行不通的。

当时，不少官员和有识之士都会学习外文或走出

国门，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促使他们对现实进行深刻思考。辛亥革命的爆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事件，也是有志之士多年来教育和启蒙的结果。作者深刻而具体地叙述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让人们意识到启蒙和教育的重要性。正如作者所言，教育重在“立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如何尊重人、培养人、锻炼人，尽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始终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其次，启示了改革与开放的重要性。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内部腐败等问题。清政府在面对内外压力时，采取的改革措施往往被动、迟缓，无法满足时代的需求，最终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失败。这表明，改革需要全面深入，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或局限于某一方面。也表明，当体制无法通过改革来适应社会发展时，革命或重大的社会变革可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也就是说，政治体制的改革和适应时代变化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另外，晚清时期，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都反映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这对今天的启示是，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晚清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和外交失败，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说明，强大的国际地位和明智的外交策略对于保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极为重要。

晚清70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感谢张守涛先生为我们奉献了这本《浩荡七十年》，让我们全面、立体、真实地了解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和这场大变局。推荐大家仔细阅读、深入思考，必大有收获！

(作者系南京鲁迅纪念馆原馆长)

1994年新民东路往事

■王忠

记忆就像一个巨大的长焦镜头，逆着时光往回望，镜头里能够捕捉到的任何一个生命中的过往都是美好的。

1994年，20多岁的我来到淮阴城里打工。我入职的华顶鞋业是当时淮安新成立的一家外资企业。我是企业里唯一一名男工，负责在手编车间烘鞋子。具体来说，就是把一双双拖鞋用榫头撑起来，挂在铁架上，然后送到一个灰色的铁皮烘箱里烘烤。大约20分钟后，把这些拖鞋拉出来，用电风扇吹风冷却，然后取下来送到包装车间进行包装。

由于常年靠近烘箱，干的又是体力活，再加上我体胖怕热，因此我一年到头穿得很少，甚至在大冬天里还会穿塑料凉鞋。这也让单位的小姐妹们纷纷称奇。

负责包装的小姐妹有四五人。她们站在一张蒙着皮革的长方形桌子两旁，负责剪线头、擦油、塞鞋撑、包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她们大多是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在她们面前，我是一名已经结婚的大哥哥。我还是一名高考落榜生，当时就像一只折翅的飞鸟，心里一片迷茫。

和我相比，这些刚从外地来的打工妹更加快乐，整天就像一群快乐的小鸟在我面前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有一位名叫洪彩梅的小姑娘整天乐呵呵的。她个头不高，娃娃脸，来自泗阳，却说着一口让人觉得很听听的普通话。她的两只眼睛特别大，说话的时候忽闪忽闪的。我一直叫她“小彩梅”。空闲的时候，我就到包装车间帮小姐妹们剪线头、插鞋撑，听她们聊天。

我们厂在老动物园所在的新民东路上。从我们厂向东，到油箱厂的墙头东边左拐，有一条幽深的巷子，很长一段没有人家，间隔很远才有一盏昏黄的路灯。这些路灯像打瞌睡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打量着小巷里行色匆匆的行人。那时候，大街小巷没有安装摄像头，这样的环境让经过巷子的小姐妹们感到害怕。

有一回，我们厂里一位长得比较漂亮的姑娘就在这条巷子里遇到了“流氓”，幸亏后面有人及时赶到才把“流氓”吓跑了。

因此，每天晚上下班后，我都会跟小姐妹们一起走，护送她们回家。有时到了下班的时候，鞋子还没有包装完，我就帮她们擦油，等她们一起走。我就是她们的老大哥，我自自肩负起晚上护送她们经过那条小巷的任务。我虽然不算魁梧高大，但我是一个男人，有我在，坏人就不敢胡来。

那时，我们这些到城里打工的人一般在厂旁

边的蔬菜大队租房子住。我租住的房子在后排，小姐妹们租住的房子在后排，从小巷出来还要走一段路。那段路是土路，没有路灯，我们也没有手电筒可以照明，从小巷里昏黄的亮光中走进黑暗里，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试探着摸索前行。

我们租住的房子是城郊蔬菜大队菜农家的民房，一间房几十元钱一个月，租金比较低廉，房子比较破旧，住在里面让人没有安全感。

每次，我不仅会陪小姐妹们走完这段漆黑的路，还会等她们在黑暗中摸到出租房的门锁，然后摸出钥匙，“吱呀”一声开门，“咣当”一声关门，直到她们给我发信号：“王师傅，好了。”

站在黑暗中等待的我，直到收到信号才会安心。我通常会回一句：“那我走了。”然后，我才能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返回我的住处。

多年后，当洪彩梅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我的心被温柔地触动了一下。透过时光的镜头，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